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一百五回 憤難平克展反公堂

話表眾公差將徐克展和那一個人，全都帶至縣丞陳工的衙門，打進稟帖。陳工聞聽，不由滿心歡喜，立時升堂，閃屏門，進暖閣，歸正位坐下。眾役喊堂已畢，兩邊站立。陳工座上吩咐：「把那兩個打喧鬧的，帶將上來！」下面答應一聲，不多一時，將徐克展和那一名人，全都帶至堂前，跪在下面。二人講話。忽聽陳二衙上面一聲斷喝，說：「大名府的逆匪徐克展！休要作夢，你今算中我之計。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徐克展下面聞聽此話，吃這一驚非小。抬起頭來，往上一看：上面坐的，並不是別人，乃是當初在大名府做過典史的陳工！徐克展一見，就知他的事發作咧！說：「罷了，讓你請功就是了！」

陳二衙座上吩咐：「將逆匪徐克展，另上大刑，暫且收監，小心看守。明日打入囚車，解上北京，請旨定奪。」手下人答應一聲，上來了兩個人，剛到徐克展的跟前，還未站住，被徐克展的手肘左右開弓，將兩個青衣打倒在地。徐克展就勢站起來，將兩隻手往兩下裡一分，只聽「喀嚓」一聲，手捧子往兩下裡去了，退下來，照著上面陳二衙「喇」的一聲，打將上去。陳工一見，把身子往公案下一存，只聽「喇啦啦」，打頭上過去，又聽「吧」的一聲響亮。

說你這書說得不貼理。既然打頭上過去，沒打著，為何又「吧」一聲？眾位明公有所不知：這個手捧子，雖然沒打著陳工，卻打著陳工身後屏門上咧，故此說「吧」一聲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徐克展將手捧子打將上去，邁步就往外走去只見那逆匪忙邁步，徐克展逕奔衙外行。陳二衙，桌子下鑽出一聲喊，說道是：「爾等動手莫消停！他乃是，殺官劫庫的徐克展，備州府縣畫影形。有人要把他拿住，官賞一千雪花銀。若要是，何處走脫賊逆匪，全與他，一例同罪滅滿門！你等快些將他拿住，要叫他走了不成！」

衙役們，聞聽本官前後話，這一會，誰不想富與功名？齊都動手拿逆匪，上前來，把徐克展圍在正居中。鐵尺短棍胡亂打，倚仗人多要逞能。徐克展一見微冷笑，說「爾等留神要你聽：在下的，當初也在公門內，道台衙門把役充。

大名府中從打聽，馬快之中我頭一名。皆因為，路見不平殺賊道，我徐某，隱姓埋名在山東。今日裡，眾位若肯留情義，放我徐某感大情！要是不行將我放，只管動手兩相爭，別說徐某心腸狠，古語云：無毒不是丈夫行！別說拿我將功立，打著我一下算你們能！要是容我還了手，再要想，身當狗腿萬不能！」徐克展言詞還未盡，忽聽那，二衙陳工把話云：「還不動手拿逆匪？快些捉拿上綁繩！」衙役動手齊答應，徐克展，他的手中無寸鐵，這逆匪，並不害怕在心中。眾明公，不知他的根和底，聽我愚下細表明：他在那，大名府中立過邪教，教頭就是段文經。其名叫作八卦陣，猶如練武一般同。時常的，身上常拿棍棒打，還有邪術在其中。所以今朝才不害怕，他的那，把幾個公差看得輕。言明就裡，仍歸舊傳，再把那，德州的差人明上一明。

且說的是，陳工衙役一聽本官之言，不敢怠慢，指望以多為勝，要拿住徐克展，好請功受賞。快頭王文左一心要在本官跟前施展他的本事，手使一把鐵尺，重三斤四面，則見他一個箭步，「撲」，躡到徐克展的跟前，手舉鐵尺，照他的脖項就是一下。徐克展一見，往旁邊一閃，快頭王文左鐵尺打空，使的往前一栽，幾乎跌倒。馬快徐克展一見，掉轉身形，照著快頭王文左的後膀就是一腳。王文左也算得好的，雖不能在徐克展以上，武藝也算罷了。他見一鐵尺打空，剛要回手，忽見徐克展照著他的後膀一腳踢來，他不敢怠慢，就勢往前一躡，徐克展一腳踢空。快頭王文左回過身來，手舉鐵尺打來。徐克展一見，並不躲閃他，反倒迎將上來，前去使了個舉火燒天的架式，將快頭王文左腕子推住，又使個金絲纏腕的破法，往下一按，王文左往旁一躲，徐克展又使個喜鵲登枝，「當！」照著王快頭的臉上就是一腳，把王文左蹀了個後驢子，手也撒咧！徐克展奪過鐵尺，有兵器還怕那個？

只見那，徐克展得了兵器，手擎鐵尺站當中。眾青衣，雖然將他來圍住，不敢上前動手爭。陳二衙暗自將人派，通知那，德州游擊李勝龍，還有守備馮興武，千把外委好幾名。帶領本城兵一百，直奔那，陳工衙內來行。按下游擊來拿逆匪，再把克展明一明。手擎鐵尺一聲喊：「爾等留神仔細聽：攔擋徐某活不成！」正是逆匪說大話，忽聽衙外有喊聲，齊聲嚷：「別走了，反叛徐克展了不成！」

拿住囚徒去請功！」原來游擊人馬到，不多時，來了德州綠營兵。一座衙門全圍住，一個個，長槍短棍手內擎。李游擊，帶領守備千把總，進了那，陳工衙門看分明。眾青衣，圍著逆匪徐克展，並不敢，上前去拿逆賊人。李勝龍，馬上傳下一道令，曉諭屬下手下人：「快些上前拿反叛，休叫逆匪去逃生！」馮守備，千總名叫張士喜，手使著，渾鐵鋼槍手中擎。把總名叫王如虎，又有個，經制外委叫陳英。四員官長一齊上，要拿逆匪人一名。徐克展，正然當中說大話，為的是，鎮唬青衣好逃生，手舉鐵尺掄上舉，忽聽見，來了些，四員官長擎兵器往上迎。